



话剧《托儿》

什么是主旋律话剧？什么是商业话剧？两者的区别是什么？怎样将两者结合好，使得主旋律话剧有市场，商业话剧不失其艺术性？这一系列的问题听起来很复杂，而我认为，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，更没有本质的矛盾，两者本应很好地统一在一起。

在当今文艺创作中，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，以“三贴近”为手段，努力完成中宣部所提倡的“四个有利于”，也就使自己的作品具备了主旋律的品格。这是我对主旋律话剧的理解。

由于价值取向的原因，我本人很多时候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划归到商业话剧这个领地中。说老实话，我也从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是商业话剧。

比如，由我编剧、导演的话剧《托儿》在市场演出中取得了很好的商业效益，媒体曾经多次报道

《托儿》的演出，说它是商业演出的一面旗帜。也有不少次，记者就这个问题让我回答我是怎么创作商业话剧的。面对这样的提问，我经常很尴尬，因为我本人的创作中，很少甚至没有思考过要创作商业话剧。

就拿《托儿》的创作来说吧，当初选择这个题材，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聊天。我们武警文工团的一位小伙子到地方婚介所找对象，被婚托儿坑骗了，他向我讲述了被骗的过程。起初，我不太相信。后来他领着我去婚介所观察，见到那里的运营方式，我觉得像看一出又一出的戏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喜剧题材，决定深入了解。此后我有一段时间，就泡在婚介所里。有两次，为了真正地体验，我也交上 300 元钱“找对象”（当然是假找，因为我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）。一来二去，我

艺术·视野

从话剧《托儿》到《独生子当兵》

王宝社

渐渐和一家婚介所的婚托儿混熟了。

一次，婚介所给我介绍一个女孩，按照婚介行规，女孩子一般情况下会跟我交谈一刻钟到半个小时。当女孩开始看表，我知道她要说“今天我还有点事儿，改天再约”之类的台词了。于是，我就提前说：你是不是说“改天再约”？她有些惊异。我接着说：你来回看手表的动作表演得还不到位，你应该假装无意识地看，接着再看手机短信，然后假装惊讶地说要离开的台词。那女孩听了有些犯傻，问我是干啥的，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。我说自己是导演，我的职业就是发现演员表演真实与否。女孩起初不承认她是托儿，后来看我没治她的意思，就承认了，但是要求我保密。谈话中我知道了她的男朋友也在婚介所当男托儿。晚上，我请他们俩出去吃了顿饭。那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，我了解到了许多内幕。其后我又采访了北京公安局抓的专门坑骗婚姻的爱情诈骗犯。

那些日子，我想起婚托儿、想起诈骗犯的表演，忍俊不禁的同时，更多的是痛苦，越往深里想越痛苦。我在《托儿》的采访札记中曾写道：“现在的市场上有假药、假种子、假矿泉水，怎么还有假爱情呢？而且这假爱情居然堂而皇之地在大街上竖起一个招牌，以美好的面目公开出售！公开伤害人的精神、摧残人的心灵！人们这是怎么了？”写下这些话，我知道自己能写好这个喜剧了。我一直认为，喜剧创作应该比悲剧创作的心态更加严肃，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而已。有了创作前的悲剧意识，喜剧才不至于轻飘飘肤浅，不至于流入庸俗搞笑。

在随后的全国巡回演出中，有几个南方城市的市长看了《托儿》后，马上召集当地的企业家们看，看后还讨论如何认识和提升市场诚信问题。市长们领着企业家们讨论该剧观后感，这个媒体口中的商业话剧岂不有了主旋律话剧的意味了吗？

事物的发展有时候很奇妙，你想搞商业话剧，却可能商业不起来；你没那么想时，写的戏却有可能变成商业话剧。我创作的大型喜剧《独生子当兵》就是这样的例子。这个戏是为全军第八届文艺汇演创作的，它先后获得全军文艺汇演剧目一等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剧目奖，最近还被评选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前 30 名。地方上不少人看了该剧，对它评价甚高，这个戏的商业价值

1990 年 5 月，《中国戏剧》发布的第七届全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名单中，终于出现了王树芳的名字。熟悉和热爱王树芳的观众们，在她庆幸之余，无不感到这个荣誉早就该属于她了，也许是因为王树芳是京坛一“怪”吧，荣誉反倒姗姗来迟。

“怪”从何来

全国音像市场上，有一盘十分畅销的录音带，标题为“京坛一怪——王树芳”。

北京京剧院著名中老年旦演员王树芳在这盘磁带上录制了她的生、旦、净、歌的演唱作品，编辑在命笔时煞费苦心，“京剧唱腔选”？太一般化，“王树芳的歌”？往日的曲，今日的歌？这些皆不足以表达其特色与内蕴，想到在录音室里，王树芳仅用百多分钟一口气呵成的录制效率，大小嗓真假声运用自如，变幻莫测，使四座惊叹，一群见过世面的专业录音工作者无不称道：“这条嗓子真怪！”于是编辑灵感来临，欣然命笔：“京坛一怪”。

1988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，由北京京剧院、北京戏剧家协会、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、北京日报社联合主办的“王树芳京剧歌曲演唱会”，以它独特的风格与

在演出中渐渐显露了出来。目前，全国有 9 家剧团上演该剧。现在，好几家地方文化演出公司都想将《独生子当兵》大力推向市场。

我们武警总部首长开始给我这个命题作文的时候，把主题说得很清楚：“教育好一个独生子，幸福一个家庭；教育好一批独生子，决定着支部队的战斗力；教育好一代独生子，决定着—个民族的未来。”怎样通过喜剧的形式，反映首长给的主题呢？按照多年形成的创作习惯，我决定大量采访，在生活中寻找喜剧素材。我接连不断地采访了 4 个半月，采访了 200 多个家庭，走访了十几家独生子家庭，我渐渐感受到上级首长“命题作文”的意义。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社会上曾经热议过“中国的小皇帝、小公主”，现在，媒体议论更多的是“80 后”“90 后”，实际上他们就是当年的“小皇帝”“小公主”。现在，这些“小皇帝”“小公主”们开始以独立的人生姿态迈进社会的洪流之中了，无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们将是—中国未来社会的主体，他们能扛得住吗？随便举个例子吧，我在无锡采访的时候，有个上海兵，他妈妈每个礼拜六都从上海开车赶到无锡，目的就是给儿子洗衣服。部队不允许这么做，母子俩就给带兵干部玩捉迷藏；还有的父母，在儿子服役的军营附近租下一套房子，周末给儿子做所谓有营养的东西；还有的独生子，因为从小偏食，缺钙，跑 5 公里武装越野，没跑两公里就把骨头跑“散架”了……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我采访了很多。

我很心疼，也很担忧，渐渐地，领导的命题已经不是命题，无数“小皇帝”“小公主”的事例，转化为自己写作的责任，便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欲望。

这些年，“文艺市场”这 4 个



话剧《独生子当兵》

字提得很响。我常想，它究竟是个什么市场呢？我们出售的是精神产品，所以，我以为文艺市场就是情感市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欺骗情感很难，即便一时欺骗成功也肯定不会长久。你也可能因为前期宣传炒作得好，哄着观众把前两场的票都卖了，但是其后呢？不要说一般观众，就算我们这些专业搞话剧的人，要看一出戏的时候，还常常先征求看过戏的朋友的意见。假如朋友说：这戏得看，不看会遗憾！我会二话不说上网订票。相反，朋友说：这戏没啥意思，我看一半就出来了！也是一句话，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光顾这出戏了。

总而言之，假如说主旋律话剧和市场话剧有一定的区别，我的理解是：商业话剧，事实上更多地体现在运作方式的改变上，绝对不是创作上的市场化，不是瞄准钱来创作。

主旋律话剧，在创作上，做到真正的“三贴近”的同时，更要吸收商业话剧的运作模式。比方，增加核心演员的品牌效应，让观众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角儿；通过现代各种传媒手段，一方面吸引观众的眼球，一方面培养观众对话剧的鉴赏能力，培养属于自己的观众群，使主旋律的戏能够经受市场的检验。

所以，严格按照艺术规律、商业规律去运作，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商业话剧，也不存在将己所谓之高阁的主旋律话剧。主旋律话剧有市场，好的市场话剧也会成为久演不衰的艺术经典。观众花钱买票看戏，看的就是耐人寻味的好看的话剧。

但愿有一天，人们评价一个戏，会说这个戏好看，那个戏不好看；这出戏有品位，那出戏没品位。再也没有主旋律话剧和商业话剧的鸿沟，再也没有主旋律话剧和商业话剧的讨论和争论。

京坛一“怪”王树芳

张晓晨

发奇想，她的声乐修养、丰富的声音表现力却不是轻易获得的。

1979 年仲夏，民族艺术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得以复苏，受到广大观众空前的青睐，刚刚复出工作不久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、艺术局局长赵启扬、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特意到北京陆军总医院看京剧演出，王树芳扮演《吊金龟》中的康氏，光彩夺目，声音高宽甜脆，一上场就深深打动他们，周巍峙说：“哪里是康氏，这么漂亮”，王昆说：“扮相嗓子真好，演歌剧《窦娥》没挑了。”他们紧盯不放，到后台约王树芳：“一定到我家去玩，我们等你。”

真是三生有缘，王树芳爱歌成迷，尤其迷郭兰英，在没有录音机的条件下，只凭耳听脑记，可以将歌剧《白毛女》全唱下来，连道白也不落下，《洪湖赤卫队》以及在国内已开始传播的邓丽君的歌，也唱得有滋有味。王昆听后，大喜过望，找来正在剧团接受培训的年青姑娘

形式，在趋于沉寂的首都艺坛中别开生面，获得了爆炸式反响。先声夺人的是她反串青衣的一曲《君秋》派《望江亭》，脉脉传情，随之一曲程派《锁麟囊》，娓娓动听，她的本工老旦唱段《打龙袍》、《吊金龟》、《罢宴》，更是起伏跌宕，声情并茂。

峰回路转，奇中见奇，王树芳身着新潮服饰，在大乐队伴奏下演唱的通俗歌曲《黄土高坡》、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、《心中的太阳》，称得上是新时代的劲歌劲舞。

压轴唱段是一首难度很大的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歌。多才多艺的王树芳，给观众带来了惊叹、折服、充实、满足……色彩斑斓的音乐氛围，美的视听和荡气回肠的精神享受，不尽之情化为最简练的惊叹号：“真过瘾！”“真难得！”“真怪！”

这一步遗憾吗

如果说王树芳的独唱会是偶

艺术·影视



电影《全城热恋》



试想一下，把厨房里所有的菜都放在一个锅里炖着，然后再整理一锅给你端上来是什么感觉。诚然，你的确可以在锅里吃到每一样菜，但没有一样你能吃到其本身的味道。结果，看似整整一桌的美味佳肴，却没有散发出一丝诱人的香味。

在春节、情人节档期热映的影片《全城热恋》就给了笔者这样的感受。《全城热恋》按照流行的爱情小品风格，穿插讲述了在炎炎夏日中几个城市不同的爱情故事。有《真爱至上》这样叫好叫座的前辈证明，这个“菜谱”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即使是照着“菜谱”做“菜”，对“原料”的选择，“火候”的把握，还需有功力深厚的“厨师”。

《全城热恋》就给我们上了一份“乱炖”，打开“锅盖”一看，却是失去了原味的“鸡鸭鱼肉”。编剧精心撰写的几个爱情故事不仅不能相得益彰，反而把整个电影的气氛弄得支离破碎。在所有故事中，张学友与刘若英饰演的司机与洗脚妹的故事虽然略显夸张，但叙事还算优秀。如果全片都能保持这个故事的水准，《全城热恋》也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。然而影片中其他 4 段故事的情节却十分糟糕：吴彦祖的那段“热恋”基本上是《魔幻厨房》中刘德华的“山寨”版；段奕宏似乎还没有从《爱有来生》的痴情鬼回过神来，上演了一场莫名其妙、有头无尾的奇幻戏；至于明显带有《头文字 D》痕迹的谢霆锋那段故事，笔者不禁想说：拜托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来绝症少女？而那段“80 年代”风格的纯爱情故事，也是情节浮于表面，形式大于内容。

这不禁让人深思，为什么同一部电影里的几个故事，水准差别竟如此之大？

相比而言，《真爱至上》的成功固然有明星效应和出色的音乐来坐镇，但更重要的是独特的视角和真实的情感。然而，《全城热恋》只学到了皮毛和形式，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

要的——真情。一部爱情片，没

有真实情感的铺垫，如何触动观众的心灵？司机与洗脚妹故事的出色在于，情节中不仅包含着一段令人认可的爱情，还体现了底层百姓对生活的妥协和乐观，以及单亲家庭对子女难以言尽的爱意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在的情感，也是最易触动观众心弦的元素。而《全城热恋》中其他的情爱故事，其角色犹如不食人间烟火一般穿梭在城市之中，虽然生离死别，但毫不动人。笔者始终不能理解，除了编剧的偏执以外，吴彦祖究竟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跟徐若瑄在一起？谢霆锋和大 S 为何会发展出一段如同儿童版纯洁或者迟钝的感情？

一顿佳肴，首先得考虑到每道菜独特的风味和口感，其次才可以考虑菜品的搭配。而故事中的情感，则是这其中最重要的风味。没有了种风味，或者仅用了一个空洞的情感逻辑做建构，纵然格调再浪漫、对白再文艺、情节再曲折，影片也只能成为一道仅能果腹、不留齿香的“乱炖”。

艺术·温故

城南陶然亭公园划船，无意中看到坐落在陶然亭畔的北京市戏曲学校的招生简章，自作主张立即去报了名，家里吵翻了天，做铁路职员

的父亲说什么也不愿女儿去学戏，最后还是母亲说：“既然孩子愿意就送她去试试吧。”王树芳领会力快，可塑性很强，在郝寿臣、马连良、王少楼、杨菊芬、孙甫亭等名家指点下，尚未学业期满，在社会上已崭露头角。王树芳毕业后分到北京市京剧团，积极求教于王玉敏、李金泉，特别是在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玉倩的亲自辅导下，排演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，和几次参加戏曲表演讲习班，使其茅塞顿开，明白了如何叫塑造人物。

随着京剧一系列传统戏的恢复和《海瑞罢官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司马迁》等新编历史戏的出台，王树芳的知名度迅速上升。与此同时，她随着名表演艺术家赵燕侠、童芷苓等于 1980 年赴美百日游演，1984 年赴日……频繁的出访活动，大大提高了她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，外国报刊赞她：“美丽的金嗓子！”“清新典雅、落落大方”，美国观众送给她的雅号“漂亮的小老旦”在各国传遍。

（摘自《陶然菊影》）